

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

*Торжество
Восстания*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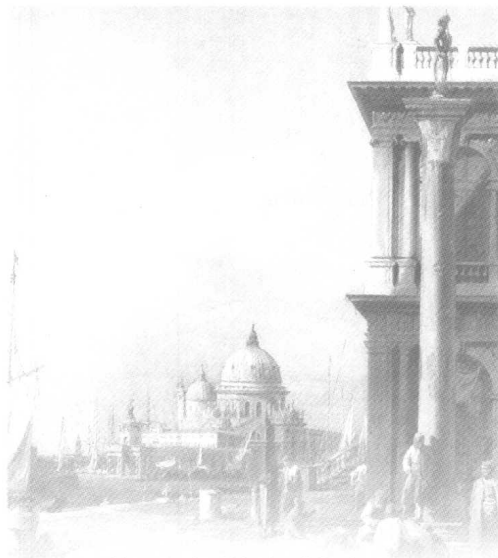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 我的大学

[俄]高尔基/著 葛崇岳/译

*Торжество
Восстания*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

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童年·我的大学

[俄]高尔基/著 葛崇岳/译

*Longman
wadekare*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:我的大学/(俄)高尔基著;葛崇岳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96-2312-8

I. ①童...②我... II. ①高...②葛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作品集-俄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17143号

童年·我的大学

(俄)高尔基 著

葛崇岳 译

责任编辑:欧子布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3.125

字 数:30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2312-8

定 价:14.5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、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,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,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,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,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,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宝库》。

插图本《世界文学名著宝库》虽然冠以“世界文学”,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。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,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。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,日积月累,渐有所成,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,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。本丛书的编选,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,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;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;为增加阅读趣味,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。

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,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、遴选严谨、编校细致、制作精良,以便于读者阅读、收藏;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,不断提出好的建议,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《童年》《我的大学》均据前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
(莫斯科)1951年版《高尔基全集》第十三卷译出



.....

童 年/1
我的大学/259

1

在一间狭小、薄明半暗的房间里，我父亲在靠近窗户的地板上躺着。他穿着一领洁白长衫，显得身材特别颀长。他的两脚赤裸着，脚趾怪样地搯开。一双温存的手，指头弯曲着，安详地搭在胸前。一向活泼愉快的眼睛，紧紧闭阖着，仿佛是两枚乌黑、圆圆的铜币。那张慈祥的脸孔变乌发黑了，牙齿难看地齧着，看上去真有些怕人。

母亲上身半裸着，下身穿一条红裙子。她正双膝跪在父亲身边，用一把小黑梳子在给父亲梳头，把父亲那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是我所喜爱的，我常常用它来锯西瓜皮。母亲嘴里喃喃自语，喋喋不休，声音低沉而沙哑。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红肿着，仿佛融化了似的，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两颊滚下。

外婆拉着我的手，她长得胖乎乎的，大大的脑袋，大大的眼睛，鼻子上皮肉松弛，令人发笑。她从上到下，穿着一身黑衣，体态软绵绵的，十分有趣。她也在哭泣，不过有点儿特别，巧妙地好像在给母亲伴唱，浑身哆嗦着，紧紧拉着我，把我直往父亲身边推。我使劲顶住不动，并往她身后躲。我感到有点儿胆怯，有点儿难为情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，并且外婆一再跟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去跟爸爸告别，往后你再也见不着他了，他死啦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，死得不是时候……”

我曾大病一场，刚刚下床走动。在我生病期间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父亲一直照料着我，并且总是乐呵呵的，后来他突然消失了，于是外婆代替了他，这个古怪的老太婆。

“你是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外婆。

她回答：

“从上头来^①的，从下头^②来的，不过，可不是走着来的，是乘船来的！水上可不能走的，小调皮鬼。”

这话多可笑，简直叫人莫名其妙：上头，我家楼上住着几个蓄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；下头，楼下的地下室里，住着一位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，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。上下有楼梯，你可以顺着栏杆滑滑梯，如果跌倒了，几个跟头就滚到底。这一点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这里面哪儿来的水呢？根本不是那回事，颠三倒四，全是糊弄人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调皮鬼？”

“因为，你爱吵吵闹闹。”外婆说，脸上露着笑。

外婆说话时，语气亲切，快活，颇有乐感。自从第一天见面，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。此时此刻，我多么想她快点带我离开这所房子啊。

而母亲却使我感到压抑。她的眼泪，她的号啕，都激起我的好奇，使我惊恐不安。我第一次看到她是这个样子。平日她总是神情严厉，少言寡语。母亲一向亮丽，风姿绰约。她体态丰盈，牛高马大的。母亲身体很结实，一双强壮的大手特别有力。可是今天，不知怎么，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叫人看了很不舒服。往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盘在头上，好像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儿。现在却任其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脸上。她把一半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，不停地摇来摆去，触着了父亲那张沉睡的脸庞。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，可她却连看也没看我一眼，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，一边在不停地号哭，有时哽咽着，热泪潜潜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和一名巡警在门口朝屋里看了看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

“赶快抬走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披巾，作为窗帘。披巾被风吹得鼓胀起

① 上头，指伏尔加河上游。

② 下头，为意译，音译是日日尼依。——译者注

来,好似一张船帆。有一次,父亲带我乘坐一条带帆的小船游玩,小船摇摇晃晃。忽然,平地一声炸雷,父亲笑了,他用两膝紧紧地夹着我,喊道:

“不要紧,别怕,鲁克!”

这当儿,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立起来,但立刻又坐下了,仰面朝天地躺下,把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双目紧闭,惨白的脸色变得铁青,满嘴牙齿齜着,像父亲那样,并用可怕的声音说:

“快把门关上……把阿列克赛抱走!”

外婆连忙把我推开,奔向门口,嚷道:

“乡亲们,不要害怕,不要乱动,请看在基督的份上,快走开!这不是霍乱,是女人临产,行行好吧,老爷们!”

我躲到柜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,从这里看得见,母亲的身子不停地在地板上扭曲着,嘴里哼哼呀呀,咬得牙齿吱吱响。而外婆呢,围着她爬来爬去,并不停地用好言好语安慰着她,那语调亲切动听,叫人快活:

“为了圣父圣子!忍着点吧,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啊!……”

我心里很害怕。她们在地板上忙来忙去,就靠近父亲身边,有时触着了父亲的身体,又是呻吟,又是喊叫。可父亲呢?躺在那里一动不动,说不准他在暗暗发笑。就这样她们折腾了好久——房间里一片纷乱。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,但很快又倒了下去。外婆活像一只又软又黑的大皮球,一会儿滚出门外,一会儿又滚进来。后来,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啼哭。

“感谢上帝!”外婆说,“是个男孩!”

于是,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这时,我可能在屋角里睡着了,以后的事我什么也记不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,在一个阴雨天,在公墓的荒凉的一角,我站在滑溜溜的粘土小丘上,望着墓穴。这时,父亲的棺材已经放到墓穴里,墓穴底积了不少水,还有几只青蛙,有两只已经爬到赭黄色的棺盖上。

在父亲的墓前,除了我,外婆,还有浑身被水淋湿的巡警和两个

庄稼汉。这两个乡下人手里拿着铁锹，满脸怒容。暖融融的绵绵细雨，一如碎小的珍珠洒落在大伙身上。

“开始封土吧。”巡警说着，走到一旁。

外婆开始哭起来，她用头巾的下角捂着脸。那两个乡下人，躬着身子，急急忙忙开始向墓穴里铲土。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。爬到棺盖上的几只青蛙急忙跳下来，刚要往穴壁上爬，很快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。

“离远点儿，阿列克赛。”外婆抓住我的肩膀，对我说。我挣脱了她的手，不愿离开。

“你这么不听话，啊！上帝。”外婆抱怨着，不知是冲着我，还是对上帝。她久久地站在那儿，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等墓穴都已经填平了，她依然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庄稼汉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头上的泥土。忽然起风了，细雨旋即被风掠去。外婆抓起我一只手，领我走向一座远处的教堂，那里埋着许许多多深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一声不哭啊？”外婆领我走出公墓围墙时，问我。“你应该哭的啊！”

“哭不出来啊。”我说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可不好。”外婆轻声说。

这事说起来也真蹊跷，平时我极少哭，有时即使哭了，也仅仅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不是为了痛苦。只要一见到我哭鼻子流眼泪，父亲总要嘲笑一番，而母亲呢？却要大嚷大叫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，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净是暗红色的房屋。这当儿我问外婆道：

“那些青蛙能不能爬出来？”

“不能，已经爬不出来了。”外婆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无论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不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爹。

过了几天,我和外婆,还有母亲,搭乘一艘轮船,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。这时,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,他躺在舱角一张桌子上,身上裹着白布,外面系着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,从窗户里向外瞭望。这小窗圆圆的、鼓鼓的,活像马的眼睛。在湿漉漉窗玻璃外面,浑浊的河水,泛着泡沫,永无休止地哗哗流淌着。时而河水掀起浪花,扑打着窗户玻璃。这时,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板上。

“别怕!”外婆对我说,她用柔软的双手轻轻把我抱起,重新放回包袱上。

这时,河面上笼罩起灰蒙蒙的潮湿的雾气。远方时而出现出深色的土地,但很快又消失在雾气和水波里了。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,惟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后,上身倚着舱壁,坚定地站在那儿,纹丝不动。她的脸色暗淡,呈铁青色,神情木然,两只眼睛紧紧闭着。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保持沉默,一声不吭。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,一个陌生人,甚至她身上的衣服我也感到眼生。

外婆不止一次轻声劝她:

“瓦丽雅,你还是吃点东西吧,多少吃点呀,好吗?”

她一声不吭,一动不动。

外婆跟我说话时声音很低,像是耳语,可是同母亲说话声音高得多,但总是陪着小心,胆怯怯的,而且话语很少。我似乎觉得,她是怕母亲。意识到这一点,我便同外婆特别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,”冷不丁母亲突然大声嚷道,而且语带愤怒。“水手在哪儿?”

瞧,她连说话也挺古怪,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:什么萨拉托夫,水手。

走进来一个宽肩阔背、花白头发的男人,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,手里拿了一只小木匣子。外婆伸手接过小木匣,然后把弟弟的尸体装进去。放好之后,外婆伸开双臂托住木匣子,小心翼翼地朝舱门口走去。可是外婆身体太胖了,她只能侧着身子才得以通过狭窄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前犹犹豫豫,踟蹰不前,那样子令人十分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外婆手里夺过小棺材，不一会儿，她们俩都不见了，我只好独个儿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穿着蓝衣服的乡下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啦？”他朝我倾着身子，问我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——萨拉托夫是谁呢？”

“是座城市。你朝窗外瞧瞧，就是这座城市！”

窗外，大地在移动。地面上烟雾缭绕，有几处悬崖峭壁，黑黢黢的，看上去活像一块偌大的面包，刚刚切成一块一块的面包。

“我外婆去哪儿啦？”

“去安葬外孙了。”

“是埋在地里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埋在地下。”

我告诉这位水手，在安葬我父亲的时候，有几只活蹦乱跳的青蛙，给埋在墓穴里了。这时，他双手抱起我，把我紧紧搂在自己胸前，并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小老弟，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懂！”他说，“几只青蛙是没有什么好可怜的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你该可怜可怜你母亲才是。瞧你母亲，悲伤折磨得她多痛苦啊！”

突然汽笛在我们头顶上方鸣响起来，它尖声号叫着。事先我已经知道这是一艘轮船，所以我并不害怕。可是水手却慌慌忙忙把我放到地板上，转身就向外跑去，临走只扔下一句话：

“要赶快跑开！”

这当儿我也想往外跑。我来到舱门外面。狭窄的过道里光线薄明半暗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。在离舱门不远的地方，楼梯阶梯上镶着的铜片闪闪发光。我抬头往上一看，只见人们都肩背行李，手提包袱。显而易见，所有乘客都在下船。这么说，我也该下去啦。

然而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来到船舷上，走到上岸踏板跟前的时候，人们都冲着我喊叫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小孩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时，人们你推我搡，他拉你扯，对我这个盘问来那个盘问去。最后，花白头发的水手终于来了，他抱起我，向大家解释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，是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飞快地跑回船舱，把我朝包袱上一塞，自己转身就走。临走伸出一个手指吓唬我：

“当心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方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下来，轮船已经不再颤抖，也不再发出冲击水波的咚咚声了。船舱的小窗仿佛被一面湿漉漉的墙给堵住了，舱里渐渐变暗起来，而且很闷人。那些包袱也似乎在不断膨胀，拼命挤压着我。总之，一切变得叫人不舒服。莫非就这样把我留下，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永远待在这空荡荡的船舱里？

于是我来到舱门前。可舱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怎么拧也转不动。我便拿来一只盛满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身力气朝铜把手上狠砸。瓶子砸得稀巴烂，牛奶溅得我两腿都是，还灌进我的两只靴子里。

失败使我痛苦极了，我便躺到包袱上，轻声哭了起来，眼泪刷刷直下，后来在哭声中渐渐睡着了。

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咚咚地响了起来，而且不停地颤抖。船舱的窗户变得通明透亮，仿佛一轮太阳。外婆在我身旁坐着，正在梳理头发。她不时皱着眉头，嘴里叽叽咕咕嘟哝着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可怕。浓密的头发盖住了她的两肩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拖到了地板上。乌黑的头发闪着蓝茵茵的光泽。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把长发从地板上托起来，让它们悬在手上，然后用另一只手将一把稀齿的木梳子，吃力地插进又粗又厚的发绺里。她撇着嘴，两只黑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仿佛在生谁的气。而她那张覆盖在浓密头发里的脸孔，变得特别小，怪可笑的。

今天外婆看起来怒气冲冲的，可是当我问起，她的头发干吗留得这么长，她使用往日那惯常的温柔而亲切的声音告诉我：

“大概，是上帝要惩罚我吧。上帝说，你就精心地梳吧，这该死的

头发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向别人炫耀我这头好头发，像长鬃似的。可如今我老了，我诅咒它们！好好睡你的吧，时间还早着哩，太阳刚刚才起床……”

“我已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想睡就别睡了。”外婆立刻便同意了。她在编辫子，一面抬眼向沙发上瞧了瞧，母亲正在沙发上躺着。她仰面朝天，身子绷得像一根弦。“现在你说，昨天你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！小点声！”

外婆讲起话来特别动听，每字每句都像唱歌似的，很容易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而且很牢固。她的话就像盛开的鲜花：清新，艳妍，水灵灵的。而当她微笑的时候，她那一对黑樱桃似的眼睛，却睁得好大，并且闪烁着无法形容的快乐的的光芒。而她满嘴编贝似的牙齿，也因此而充分显露出来，看上去不知多惬意。同时，尽管她那黑黝黝的面颊上皱纹密布，但她的脸整体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且容光焕发。可惜的是，她那只鼻孔很大、鼻尖红红的皮肉松弛的鼻子，损害了这张脸。这是因为，外婆经常从那只乌黑、镶银的鼻烟壶里闻鼻烟的缘故。虽然，整个的她从上到下一身黑，可是，她的内心却晶莹闪亮，透过一双眼睛，时时散发出永不熄灭、快乐而温馨的光芒。她习惯地佝偻着腰，简直像个驼子。她体态龙钟，但行动起来却轻松敏捷，灵便自如，仿佛一只偌大的猫。她全身是那样柔软，也正如这讨人喜爱的宠物。

外婆到来之前，我仿佛一直在昏睡，藏身在黑暗之中。外婆的出现唤醒了我，把我引向了光明。她把我周围的一切串珠般地联缀起来，将这一切编织成一幅色彩缤纷、绚丽夺目的图案。她很快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是我最贴心的人。她对我最理解，是我最珍贵的人。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，正是这种爱才使我充实起来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活力，去迎接未来艰难的岁月。

四十年前，乘轮船航行速度是相当慢的。我们搭轮船去尼日尼依，航行了很长很长时间。我特别清楚地记得，航行最初几天沿途使我大饱眼福的美丽景色。

天气一直晴好，从早晨到傍晚，我和外婆成天待在甲板上。湛蓝



她伫立在船舷边，双手叠在胸前，微笑着，静默不语，两眼却闪着泪花。

明丽的晴空下，伏尔加河两岸丝绸般的原野，给秋天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火红色的轮船不慌不忙，懒洋洋地逆流而上，外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巨响。船尾长长的拖缆，拖着一条驳船；灰色的驳船，活像一只老鳖。太阳不知不觉地在伏尔加河上空浮动着。真是移步换景，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、更新。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华贵衣裳的美丽皱褶。两岸罗列、耸峙的乡村、城市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是一块块刻着装饰图案的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看呀，多美哟！”外婆每时每刻不停地对我说。自个儿呢，一会儿跑到这边船舷，一会儿又跑到那边船舷，往来穿梭。浑身上下容光焕发，两眼瞪得大大的，显得十分快乐的样子。

她欣赏着两岸的景色，常常看得入迷，简直把我给忘了。她伫立船舷边，双手叠在胸前，微笑着，静默不语，两眼却闪着泪花。这时，我便伸手扯了扯她那印花布的黑裙子。

“干什么？”她身子猝然一震，“我好像打了个盹儿，在做梦哩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这，好孩子，是因为我高兴，也是因为我老啦。”外婆一面微笑，一面说。“你看，我已经老啦，我已在这人世间活过整整六十个春秋啦。”

接着，她闻了闻鼻烟，然后开始给我讲故事。她讲述的故事千奇百怪：有善良的强盗，有虔诚的信徒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魔鬼怪。

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轻很轻，一副神秘的样儿。她俯下身子冲着我的脸，两眼瞪得圆圆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瞅准我的眼睛，仿佛要向我心灵深处注入一种力量，使我精神振奋起来。她讲故事，简直像唱歌一样，娓娓动人，并且越讲越好听。听她讲故事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总是一边聆听，一边请求她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吧，再讲一个灶神爷的故事：灶神爷小老头儿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，他被面条汤烫伤了一只脚掌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他嘴里哼哼唧唧地唠叨个不停：‘哎哟，小耗子，好痛啊，哎哟哟，小老鼠，